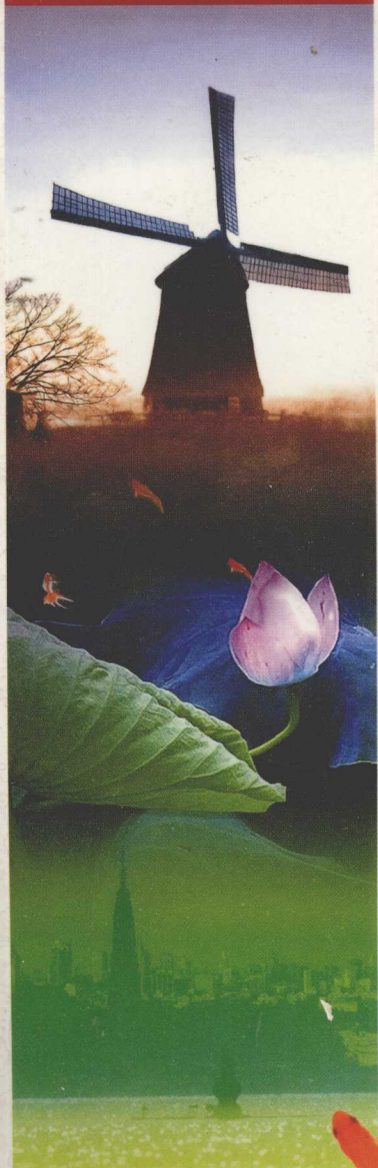




最具中学生人气的
微型小说名作选



怀念一只 叫阿黑的狗

◎ 陈永林 著

阿黑竟三天没吃东西。我盛了碗饭放在地上，阿黑两口吃完了。我又盛了碗饭给阿黑吃，但我再不敢盛第三碗了。母亲知道不打我才怪。阿黑就吃木桶里的猪潲。

父亲对大哥说：“瞧瞧，你还不如这条狗。狗都不嫌家贫。”

哭泣的青草地
八月的山村
出走
疯婆阿莲
种花的少年
拔不尽的杂草
疯 婶
地狱离天堂有多远

東 方 出 版 社

1247.8
681



最具中学生人气的
微型小说名作选

怀念一只叫阿黑的狗

◎ 陈永林 著

東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怀念一只叫阿黑的狗/陈永林著. —北京:东方出版社,2008.4
(最具中学生人气的微型小说名作选)

ISBN 978-7-5060-3101-1

I. 怀… II. 陈… III. 小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38513 号

怀念一只叫阿黑的狗

HUAINIAN YI ZHI JIAO AHEI DE GOU

陈永林 著

丛书策划:东 方

策划编辑:刘智宏

责任编辑:纪希萱

特约编辑:村 流

封面设计:红十月设计室

出版发行:东方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邮 编:100706

邮购电话:(010)65181955

印 刷:北京一鑫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新华书店

版 次: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787 毫米×960 毫米 1/16

印 张:14

字 数:233 千字

书 号:ISBN 978-7-5060-3101-1

定 价:28.00 元

著作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

地狱离天堂有多远

1 哭泣的青草地	/3
2 八月的山村	/6
3 出 走	/9
4 疯婆阿莲	/12
5 种花的少年	/14
6 拔不尽的杂草	/16
7 疯 婶	/19
8 恶 人	/21
9 地狱离天堂有多远	/23
10 钻 戒	/26
11 会说话的钞票	/29
12 会说话的西瓜	/31
13 李大眼之死	/34
14 李大脚之死	/37
15 李大牙之死	/39
16 李大鼻之死	/42
17 无 眉	/45
18 救	/48
19 两个病人	/50

怀念一只叫

阿黑的狗



20 结 局	/53
21 名牌西装惹的祸	/56



我也想去天堂

22 山那边	/61
23 送燕子回家	/64
24 红书包	/67
25 我也想去天堂	/69
26 你咋不是个疯女	/72
27 小草的心愿	/75
28 红雨鞋	/78
29 一支派克钢笔	/80
30 护身玉佩	/82



短命鬼,再踹我一脚吧

31 亲吻一棵树	/87
32 糖纸钱	/89
33 红围巾	/91
34 稚	/94
35 相逢不是一首歌	/97
36 桂花的爱情	/100
37 红木手链	/103
38 家	/106
39 过 门	/108
40 短命鬼,再踹我一脚吧	/110

41 奇特的礼物	/113
42 我的朋友张浩	/115
43 我与村主任女儿的一段恋情	/117
44 哑巴的呼喊	/120
45 竹 笋	/123
46 玉手镯	/126
47 嫁的理由	/128



怀念一只叫阿黑的狗 |

48 上学的路有多远	/133
49 六瓣玉兰花	/136
50 洁白的木槿花	/139
51 一束鲜花	/142
52 一块手表	/144
53 湖 殇	/146
54 爱之链	/148
55 善之链	/150
56 怀念一只叫阿黑的狗	/153
57 一头叫豆豆的猪	/156
58 一只狗的自述	/159
59 快乐的二傻	/161
60 戒指上的爱	/164
61 证 人	/167
62 母亲回家啦	/169
63 疯女人	/171
64 小乞丐的爱	/174



送给继父的生日礼物

65 胆小鬼	/179
66 竹子开花	/182
67 拥抱妈妈	/185
68 送给继父的生日礼物	/187
69 鸟 蛋	/190
70 疯 姐	/193
71 喊 魂	/196
72 银项圈	/199
73 好好活着	/201
74 歌 王	/204
75 姐 姐	/207
76 三个女人	/209
77 戒 指	/212
78 家 事	/215

地獄離

天堂有多遠



哭泣的青草地



小娴见到这片青草地时，忘情地喊，真美！她情不自禁地张开双臂，似要把这片草地拥入怀中。结果却是草地把小娴拥在怀里。小娴躺在柔软的草地上，闻着草地散发出清爽的绿色的香味，望着一团团棉花样的白云从头顶上飘过，听着阳光洒在自己身上的扑扑声，醉了。

草极绿，绿得发黑。

草地上开了各种野花，这儿一朵，那儿一丛，白的、黄的、紫的、红的，这草地成了一张色彩鲜艳的大地毯。

几只草在草地觅食的小鸟啾啾地叫着。小娴坐起来，把面包捏细，手一扬，面包屑纷纷扬扬地落在草地上。小鸟开初惶惶不安地叫。一只小鸟试探性地靠过来，啄吃面包屑。其他的小鸟见没危险，都靠过来。

后来小娴把一小块面包放在手掌上，一只小鸟竟站在小娴的手掌上，一下一下啄吃着面包。小娴觉得掌心里痒痒的，终于忍不住笑出声了，小鸟吓飞了。

此时，一只狗汪汪地朝小娴叫。狗很凶，龇牙咧嘴的，身上的毛全竖起来。草地上的小鸟全吓飞了。狗朝小娴一步步逼近，小娴站起来慌跑，狗在后面追。小娴惊恐地尖叫。眼看狗要追上小娴，一个人叱住了狗。

小娴双腿一软，瘫坐在草地上。

叱住狗的是个小男孩。

小娴对小男孩说：“谢谢！”又问：“这狗是你的？”小男孩摇摇头：“不是。我们村就七户人家，同村里所有人都熟。”小娴又问：“你多大？”小男孩说：“十岁。”小娴的心猛然痛起来，如果……那自己的儿子就同眼前这个男孩一样大。只是那时小娴高估了自己，以为自己有了小孩，他就会离婚而同她结婚。让小娴没想到的是他留下一笔钱后，就永远在她的视线里失

怀念一只叫

阿黑的狗



踪了。小娴靠那一笔钱，先做些小生意，后来开了个公司，生意也越做越大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小娴问，“你没上学？”小男孩说：“我叫石头。我没上学，家里没钱。”

小娴突然看见石头耳根后有块红胎记，心怦怦地乱跳。她儿子的耳根后也有块红胎记。小娴深吸了一口气，心才不跳得那么急。小娴说：“能带我上你家看看吗？”

石头在一幢低矮的土坯屋前停下了：“这是我家。”土坯屋裂开了几道指头样粗的缝，墙面也歪了。屋上盖的是稻草。这屋随时会倒塌。石头推开门，小娴跟了进去。一个瞎眼女人正在扫地。石头抢过瞎眼女人手里的扫帚，“娘，我来扫。”小娴对瞎眼女人说：“大姐，你真有福气，生了一个这么聪明的儿子。”瞎眼女人叹一口气：“唉，老天爷对我不公，让我眼睛不算，而且让我不能生育。”瞎眼女人的话让小娴的呼吸又急起来：“那石头不是你生的？”瞎眼女人拿衣袖抹了下眼睛：“他是去年才来我家的，我男人去县城，见他捡破烂，就把他带回来了。”

小娴决定帮助石头。小娴从包里掏出纸笔，记下了石头家的详细地址。小娴摸着石头的头说：“我回家后就给你寄钱，让你念书。”

小娴回到景区的宾馆后，导游问：“你去了哪里？我找你找了好久。”小娴说：“真不好意思，我迷路了。”

几天后，小娴回家了。小娴第二天就去邮局给石头汇去八万块钱。小娴想到石头有书念了，有新房住了，有好日子过了，心里特开心。只是小娴不敢再想石头是不是她儿子的事。小娴想石头即使是她亲生儿子，她又怎么怎么样？她能认石头这个儿子吗？当然不能！只要认了石头这个儿子，她现在的家就会破碎。小娴只有想，石头绝不是她儿子，世上不可能有这么巧的事。

一年后，小娴又见到这片绿意葱茏的草地。

只是小娴没想到草地里立着两座坟，一座大坟，一座小坟。小娴不敢在草地上坐了。小娴想早些见石头，就去石头家。去年的那座土坯屋没了。小娴就问村里一位老人：“大爷，你知道石头住在哪？”

“石头？石头已死了半年。”

小娴怎么也不相信老人的话：“什么？你说石头死了？怎么会呢？我给他家寄了八万块钱帮他们呀。”

老人点点头：“他就埋在那片草地里。”

“石头怎么、怎么会死呢？”小娴的嘴唇动了动，却没说啥。许久，许久，她才说出这句话。

小娴从老人嘴里知道，石头的父亲从邮局取了八万块钱，再没回家。他不要瞎眼女人和石头了。他有了八万块钱，就会有老婆，有了老婆就会有亲生儿子，他想要亲生儿子。瞎眼女人一下病倒了，十几天后就死了。石头成了孤儿。冬天的一个晚上，石头极冷，想烤火，便在床边烧木柴。火烧了房子，也把石头烧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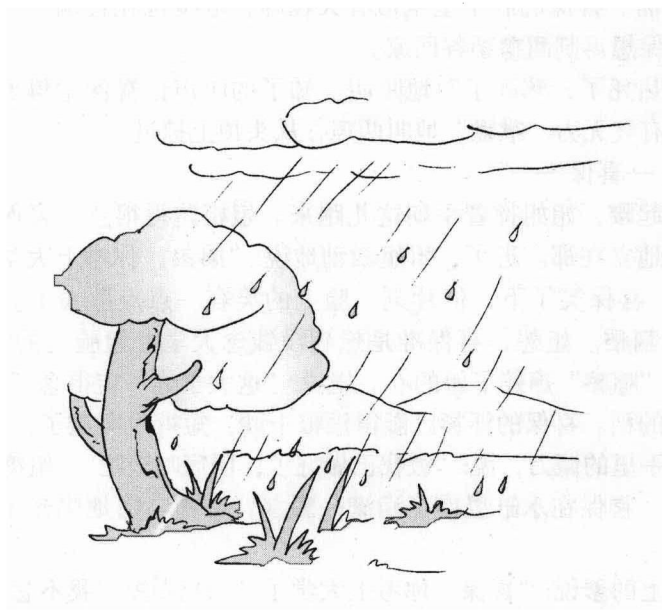
老人对小娴说：“要是你没给石头寄那么多钱就好了，那石头仍过得好好的。”

小娴也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。

小娴来到石头的坟前，跪下了：“石头，我想让你过上好日子，却没想到害了你……”泪水顺着小娴的脸颊一个劲地往下淌。后来声音吐不出来了，变成了呜呜的哭泣。小娴的身子也跟着剧烈地抽动，双手在草地上磨来磨去，偶尔撕扯着草地。

两只乌鸦飞来，落在草地上，呱呱地凄叫起来。

一只狗对着跪在草地上哭泣的小娴汪汪地叫。



八月的山村



八月的山村很热。

日头像个炽烈的火球悬在头顶上。一出门，一股热浪扑面而来，头发马上滚烫滚烫的，似要燃起来。不敢看日头，一看，眼就似刀刺了一下，痛，眼前也黑糊糊一片。

喜保弯着腰，撅着屁股割稻。喜保是割稻的好手，一片“嚓嚓”声，稻棵一把把整齐地倒在喜保的身后。

喜保身上的汗如雨落，额上的汗水糊住了喜保的眼，眼里像进了辣椒粉，涩涩地痛。喜保的肚子里也似有火在蹿，喉咙也在冒烟。一壶水早喝干了，可喜保想再割两垄稻谷回家。

知了“热死了，热死了”地吼叫。知了的叫声让喜保觉得更热。偶尔有几只麻雀有气无力“啾啾”地叫两声，从头顶上掠过。

“喜保——喜保——”

喜保直起腰，姐姐挥着手朝这儿跑来。姐姐跑得很急，喜保不知出了啥事，惶惶地立在那。近了，姐姐激动地说：“弟弟，你考上大学了，通知书下来了。”喜保笑了下，但片刻，脸上的笑容一点点散去了。喜保叹口气，又蹲下割稻。姐想，喜保准是想到没钱念大学。姐脸上的笑也没了，喜保割稻的“嚓嚓”声碎了姐的心。姐说：“这大学你一定得念。”喜保不出声，仍割他的稻。喜保的汗衫已湿得没根干纱，短裤也湿透了，水浸了样。姐抢过喜保手里的镰刀，说：“饭我已做好了，回家吃饭吧。”姐蹲下割稻。

进了屋，喜保在水缸里盛了满满一瓢水，咕噜咕噜地喝光了，又盛了一瓢水。

躺在床上的爹说：“喜保，你考上大学了。”喜保说：“我不念。”“咋不念？考不上没办法，考上了得念，卖屋都得念。”喜保爹说着“咳儿咳儿”



地咳嗽起来。喜保盛了碗饭放在爹手里：“爹，吃饭吧。”泪水在喜保爹眼里转悠：“都怪做爹的这病，是爹拖垮了这个家。唉，你娘也走得太早，要不咋没钱。”喜保的泪水一滴一滴地掉在饭碗里。喜保怕爹看见他的泪，忙出了门。

晚上，喜保就去村里每家每户借钱。喜保说尽了好话，但只借到几百块钱。村里有的人家的确穷，没有闲钱。有的人家有了点血汗换来的钱，却舍不得拿出手。钱借出去了，不知要待到啥时回来。

爹对喜保说：“你明天去城里舅舅家看看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喜保去了舅舅家。三十几里路，喜保是走着去的。喜保舍不得拿钱买车票。

但舅舅只借给了喜保三百块钱。

喜保见一家私人开的诊所贴着一张有专治全身瘫痪中药的广告，便进了小诊所，问医生这中药是否有效。那医生正给一位病人把脉，便说：“你不信，问问他。”那病人点点头，说他以前卧床不起，吃了这儿三副中药，就能走路了。喜保动了心，咬咬牙花三百块钱买了四副中药。

喜保爹知道喜保上舅舅家借不到多少钱，他想到了卖屋。但卖屋，喜保准不同意。因卖了屋，他就没地方住。喜保爹想到死，他成天躺在床上，不但啥事不能做，且一日三餐都要人端，活着是儿女的累赘。他如死了，喜保准会卖屋，那喜保就有钱念大学了。喜保爹在床底下找了半瓶“敌敌畏”，拧开瓶盖，刚想喝，突然想到自己死在这屋里，那这屋就脏了，不好卖。喜保爹又拧上瓶盖，放进口袋，爬出门，爬进树林里才喝了农药。

喜保姐进了屋，喊：“爹，爹，我有钱了，弟可念大学了。”但没回音，喜保姐燃亮煤油灯，床上没爹的影。她又记起门是开的，爹到哪儿去了呢？喜保姐的心一下掠到嗓子眼，双腿也发软，她有了一种可怕的预感：“爹，爹，你千万别出事呀。”

左邻右舍被喜保姐的哭喊声惊动了，帮着四处找。

有人在树林里找到喜保爹，但身子已冷了。

喜保姐伏在爹身上晕过去了。喜保姐醒来后，嚎啕大哭：“爹，苦命的爹呀，你不该走这条绝路呀，我已有五千块钱，弟可念大学了……”喜保姐哭着哭着，透不过气，又晕过去了。

村人都掉了泪。有心肠软的妇女也跟着哭出声。

喜保姐把自己卖给了一个比她大二十岁的鳏夫。那男人在镇上开了家饭店，有点钱。喜保姐把自己的身子给了那男人后，那男人就给了她五千

块钱。

有村人去县城找喜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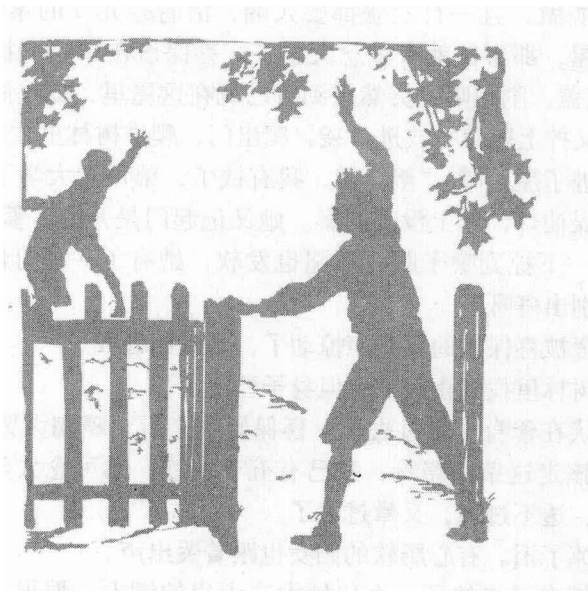
去县城叫喜保的人前脚刚走，后脚就来了人。那人对喜保姐说：“昨天傍晚，我在街上遇到了喜保。喜保把给你爹买的药让我捎回来了，喜保说这药治瘫痪疾病极有效。喜保说他不想念大学，说他去广州打工……”

喜保姐把一摞钱往空中一抛，钱纷纷扬扬地飘：“哈哈，这该死的钱！哈哈！……”喜保姐哭了笑，笑了又哭。那哭那笑阴森森的，让村人的心激灵灵地打冷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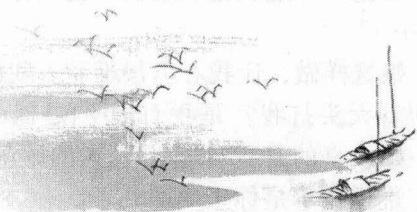
喜保爹是两天后出殡的。

葬礼很冷清。除了八个抬棺的，只有十几个人送葬。疯了的喜保姐跟在棺材后仍是又哭又笑的。

仍极热。日头白晃晃的灼人眼。稀拉拉的鞭炮声让人觉得更热。狗趴在树荫下，舌头伸出嘴外，呵呵地喘着气。以往，狗只要一听到一点动静，就汪汪地吠个不停。如今，狗听了鞭炮声，都没精神吠了。



出走



我在十岁生日的那天出走了。

出走的原因很简单，那天一清早，母亲特意为我煮了一碗面条，面条里还卧着两只鸡蛋。我把两只鸡蛋放在面条上面，然后端着碗四处炫耀。那时，我们村很穷，小孩平时很难吃上鸡蛋，家里的鸡蛋全被父母拿到农贸市场上市了。

小孩见了我碗里的鸡蛋，都馋得流口水。我得意地说：“今天是我生日。”村里的南瓜拿了一本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的小人书，要换一只鸡蛋吃，我同意了。

可是就在这时，村长儿子大头来了。大头故意撞了我一下，我的碗就掉在地上破了，面条鸡蛋撒了一地。我刚想把鸡蛋捡起来，可是大头又故意踩在鸡蛋上。

我那时蓄了很长的指甲，目的就是想抓人。如今，我的长指甲派上用场了，我对着大头的脸狠劲一抓，大头“唉哟”一声叫。大头朝我扑来，我俩扭打在一起。

大头尽管比我大一岁，个子又比我高，但没有我的力气大，没我灵活。我的脚绊住他的脚，然后用劲把他往后一推，他摔倒了，我压在他身上。我拼命地打他：“你赔我的鸡蛋，赔我的鸡蛋。”

这时大头的娘来了。大头的娘见大头一脸的血，忙把我从大头身上拎起来，然后捉住我的手，任大头打我。

我想挣脱大头娘的手，却挣不脱。我的脸被大头抓破了，身上也挨了大头十几拳。我哭喊起来：“娘，你怎么不来帮我……”

碰巧我娘来池塘边洗菜。

我惊喜地喊：“娘，快来帮我，他们两个人打我一个……”我想我娘准

怀念一只叫

阿黑的狗



能打赢大头的娘，到时我要狠狠地揍大头。

可是，娘不但不帮我，还打我。娘狠劲地打着我的屁股，还骂：“你这个短命鬼，咋这么喜欢惹祸？我叫你在家呆着，你偏不！现在好吧？自找的！……”

娘这样做，让我心里很难受。我的眼泪哗哗地淌下来了：“娘，你怎么还帮着大头打我？是我有理呀！是他先打碎了我的碗，还故意踩在鸡蛋上……娘，真的是我有理呀！别人的娘都帮自己的儿子，可你帮着别人打我。娘，难道我不是你亲生的儿子？……”我拿陌生的眼光看着娘。奇怪的是娘眼里竟也有泪水。

后来我挣脱了我娘的手臂跑了。那时我极伤心，我想远离娘想远离大头远离村庄。娘在后面不停地喊我：“永林，你回来，回来呀……”我哭喊着：“你不是我的娘，不是我的娘！”我头也不回忘命地跑。渐渐地，我听不见娘的呼喊声。

我上了一辆去县城的班车。

到了县城汽车站，我不知道到哪里去，我的肚子也饿了。我看到有个男人吃面包，肚里饿得更厉害。那男人见了我的馋样，就送给我一块面包。那男人问我：“你愿不愿跟我走？你跟我走，我天天给你这样好吃的面包吃。”

我点点头。

后来我坐上了火车。下火车后，那男人带着我，敲开了一家的门，那一男一女的眼光久久地粘在我脸上，渐渐地，男人女人的眼里都有了笑意。女人给了那男人一叠钱。那男人满意地对我说：“你的命真好，他们肯要你是你的福气，你在这能过上好日子了。”

那时，我竟“哇”的一声哭起来。我哭得很伤心，我边哭边喊：“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”那女人很温柔地把我搂在怀里，拿条香喷喷的手帕替我拭眼泪，她说：“别哭，今后在这习惯了，就不想家了。”她说轻轻拍着我的背，我竟睡着了。

后来我在城里念书，然后考上了大学，毕业后分在省城一家杂志社工作。我便四处找我的亲生父母。

几经周折几经艰辛终于探听到我父母的详址，我立即坐上火车。

一进村，一个穿着破烂浑身散发着臭味的疯女人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儿子，我的儿子回来了。”我忙挣脱她的手臂说：“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你儿子。”村人问我找谁。我说找父母，并说了父母的名字，那村人指着疯女人说：